（陳舜仁／攝影）

一九五七—

劉克襄

原名劉資愧，另有筆名李鹽冰，1957 年生於臺中烏日。臺中一中、中國文化大學新聞系畢業。曾任《台灣日報》副刊編輯、《中國時報》人間副刊編輯與撰述委員、自立報系藝文組主任。1990 年起專事寫作。劉克襄的文學靈魂於臺中啟蒙，於臺中發揚，更長期關心在地文化動態，透過文字和評論，期望讓家鄉日益美好。創作文類廣泛，著有《臺灣舊路探查記》、《大山下，遠離臺三線》、《在地圖裡長大的臺灣》、《11 元的鐵道旅行》、《男人的菜市場》、《裡臺灣》、《四分之三的香港：行山．穿村．遇見風水林》等數十冊作品，以及兒童文學《小石頭大流浪》、《大頭鳥小傳奇》等數冊。曾獲第一屆臺灣詩獎、中外文學獎、笠詩社二十年新人獎、吳三連報導文學獎、聯合報文學獎、吳魯芹散文獎等諸多獎項。

漂鳥地圖
——劉克襄與臺中的自然旅情

◎然靈

1957 年，劉克襄出生於臺中市烏日區九張犁，原名劉資愧，意為「資本主義慚愧」，此名源於一心想跟著左派思想的楊逵做個文藝青年、熱衷社會主義的父親，直到三歲之後全家遷居臺中市區，在外祖父建議下，才改名為「克襄」。他曾以李鹽冰為筆名寫作，又因迷戀觀察鳥類生態，開啟自然寫作之風，而獲得「鳥人」的雅號，而劉資愧之名象徵的批判精神，一直是他自年少時開始創作的思想底蘊。1978 年，劉克襄的第一本詩集《河下游》即以劉資愧之名出版，封面上的同名之詩寫著：「有人沿河下游走去／最初只有蘆葦在他背後搖動 他蹲視著河對岸／注意到河鳥的飛旋停駐森林……」若以此回溯劉克襄二十一歲前的生活地景，河、鳥與人融合的自然無疑地是他自身的寫照，從童年時代起，原鄉臺中的「自然」滋養、形塑了日後的他。

攤開劉克襄的童年地圖，正如「李鹽冰」之名，蜜餞般搏揉了甜、酸、鹹的古早味。五歲以前，劉克襄最早的童年樂趣，是赤腳在烏日遼闊的大麥田與水稻田間東奔西跑；劉克襄的父親為國小老師，調職離開烏日後，全家寄住在母校大同國小老師宿舍內。五年級未搬家前，學校就是他的世界，操場周圍的樹林和噴泉池是他長期蹲點、觀察自然生態的地方；直到小學五年級，父親以教書補習的積蓄買了房子，全家遷至臺中三民路一段 116 巷臺中監獄旁邊，即劉克襄所謂的「老師巷」。他開始熱衷棒球一直到國高中階段，除了大同國小

操場，也在日治時期稱「幸球場」的居仁國中外操場打棒球；附近的刑務所演武場亦是他玩耍探險的據點。他偷爬過臺中監獄的菜園、騎腳踏車去筏子溪、大肚溪等溪流釣魚，在遊戲與探索中閱讀著無字的自然天書。

1969 年，劉克襄從打野球的外操場進入居仁國中就讀，有別於一般中規中矩的國中生，他的生態圈隨著逃學路線拓展，國一時翹了補習班的數學課，騎腳踏車沿自由路朝南屯鄉間行進，在柑仔店買了零食，隻身抵達小學曾釣過魚的筏子溪；國三時，愛釣魚的棒球小子迷上蝴蝶，和同班同學搭乘公路局遠至山城埔里捕蝶；後來，他幾乎釣遍臺中市所有的河流和魚池，除了只有大肚魚的綠川和無魚可釣的柳川。及至 1972 年，劉克襄考入臺中一中，迷上了橋牌與籃球，除了仍舊喜愛放浪形骸，甚至和同學溯河至石門水庫姆坪臺地搭棚露營、泳渡日月潭差點溺死。同時受同學及老師影響，骨子裡的文青血液開始溯往文學的大河，放學時開始往書店跑，到中央書局、中華路上的舊地攤逛書買書，還去美國新聞處借書。當時，他特別喜愛關於環境問題的書，曾買過《環境汙染問題發凡》，或者政治、社會等類別的書籍，在重視理工、對於人文關注太薄弱的中一中求學期間，劉克襄的叛逆性格與獨立思考漸趨形塑而成。

談及年少的夢想，劉克襄本憧憬於棒球或橋牌國手，大學時的第一志願為師大地理系，但他只考上文化大學新聞系。1979 年，大一的劉克襄加入「華岡詩社」，結識向陽、渡也和李瑞騰等文人，熱愛文學的他走入了寫詩的行列，於大三時出版第一本詩集《河下游》，並於退伍後加入陽光小集，不過很少參加詩的活動或與詩人交遊，而開始在淡水河口觀鳥，彷彿也在河中佇立成鳥的同類，正如他說：「每個人都有到陌生、遙遠地域旅行、流浪的夢想，我借助不停地賞鳥觀察去實踐它。」

1979 年，劉克襄於海軍服役，隨「九一二號」軍艦（建陽艦）航行，在大肚溪口、澎湖等海域與候鳥相遇，成為觸發他觀鳥非常重要的轉捩點；1981 年

5 月退伍後，劉克襄擔任《台灣日報》副刊編輯，並加入臺中鳥會，假日時跟著東海大學賞鳥社在中部山區觀察鳥類，更沿著大肚溪、大甲溪蹲點展開觀察記錄鳥，透過觀察鳥進入自然生態圈，內心潛伏的自然寫作因子也開始爆發，以知性的散文筆調寫下《旅次札記》，進而將關懷的觸角延伸到所有物種。

1982 年，劉克襄離開臺中北上，轉任《中國時報》美洲版副刊編輯，1985 年任職《中國時報》人間副刊編輯與撰述委員，1988 年任自立報系藝文組主任，在編輯工作期間仍持續行走北海岸觀鳥，後來鳥類畫家何華仁也作伴加入，《旅鳥的驛站》（1984）一書便記錄了在淡水河口的鳥類觀察。期間劉克襄也因閱讀瑞秋・卡森（Rachel L. Carson）的《海風下》與《海濱的故事》等著作，在自然寫作上受這位美國海洋生物學家影響頗深，因而有動物小說《風鳥皮諾查》（1990）的誕生；80 年代他積極參與生態環保和社會運動，於解嚴前後寫了大量政治詩，先後出版《松鼠班比曹》（1983）、《漂鳥的故鄉》（1984）、《在測天島》（1985）等詩集。

大肚溪口的景色是劉克襄接觸賞鳥的契機。（然靈／攝影）

「賞鳥本身並不只是去看鳥，它還牽涉到臺灣自然環境生態運動的保育和未來走向。」因為觀鳥，劉克襄隨鳥走天涯，常常得徒步荒野、跋涉山水間，「走」也成為一種簡樸旅行的實踐方式，追鳥之後，他也走入了古道和舊路的探查，以專業知識和博物視野進行自然史和歷史書寫，如 1989 年出版第一本自然誌《臺灣鳥類研究開拓史》，之後的《臺灣舊路踏查記》（1995）、《福爾摩沙大旅行》（1999）等書均為代表。

1992 年之後，劉克襄從臺北天母搬遷至木柵，升格為兩個孩子的父親，在《山黃麻家書》（1994）記錄親子共遊的所見所聞，為孩子說故事繪製了《鯨魚不快樂時》（1996）、《知名的水鳥》（1996）等繪本；並將自然觀察範圍拉回住家後面的小山，《小綠山之歌三部曲》（1995）對他而言，是博物學家養成的訓練，除了深入了解自然知識，也開始重視自然教育，加強對社區的關懷意識，以自然面向延伸出更為多元的思考。

劉克襄認為，人們生活的周遭就是自然，即使只是室內的一個小盆栽，不自然的其實是「行為本身」，所以他長年來盡量騎腳踏車或步行，遠一點的地方就搭乘大眾交通工具，用緩「慢」的速度觀察周遭、旅行，去發現臺灣的細緻與遼闊，於是有了《安靜的遊蕩》（2001）、《11 元的鐵道旅行》（2009）、等作品，並將多年來走逛市場心得，如臺北木柵菜市場、臺中住家附近的第五市場等等，集結成《男人的菜市場》（2012）一書，勾勒出一個城鎮的綠色地圖。2005 年《北台灣漫遊：不知名山徑指南》兩大冊，是奠定日後到香港旅居時，書寫《四分之三的香港》（2014）的基礎，讓他更成熟處理行山的

第五市場。（然靈／攝影）

方式與觀察面向。

像是漂鳥般四處漫遊島嶼的劉克襄，近年來在成家立業的臺北和故鄉臺中來回奔波，2004 年，劉克襄的父親生病期間住在臺中醫院，頻繁進出醫院的他以山為詩，透過山和父親對話，於是「詩成為這輩子，分量加得最重的安慰劑」，在 2008 年出版了第七本詩集《巡山》。年少的漂鳥詩人踏查臺灣各地，從荒野海岸、山林古道到鄉鎮市集，如今劉克襄回到臺中定居，屢屢可見他在臺中市政府新聞局發行的雜誌《悅讀大臺中》（2014 之前）、《臺中好生活》（2015）持續書寫臺中，勾勒出在地生活的肌理，從河下游開展的漂鳥地圖如攤開的掌心，愈行走，愈複雜華麗。

走在家鄉的街道，劉克襄總是隨時準備捕捉每一刻美好。（然靈／攝影）

然靈／別號小烏鴉，生於雨城基隆，也在臺中清水小鎮的光河中長大。愛詩、塗鴉、到處亂拍，著有散文詩集《解散練習》，詩集《鳥可以證明我很鳥》。

劉克襄的臺中文學地圖

烏日九張犁（地圖編號：92）

烏日區九張犁是劉克襄的出生地，當時的老家為土埆厝建築，五歲尚未搬離烏日時，每天一大清早，祖母便帶他到田裡工作，他也樂得赤腳在麥田與水稻田間奔跑嬉戲，而田的旁邊就是鐵道，美好的鄉村記憶是人與土地最親密的依存。據劉克襄的祖母口述，每逢 6、7 月時，在大麥田休耕的一、二期中間會種梨仔瓜，遍及大里、霧峰一帶，不過一個多月，梨仔瓜就蒂落瓜熟可以搶收。除了在省公路販售，劉克襄的父親及祖母便從九張犁將梨仔瓜運至豐原菜市場販售。

居仁國中外操場（地圖編號：27）

居仁國中是少數有外操場的學校，位於府後街，是日治時代所建的球場，劉克襄小學五、六年級時常常和童年玩伴在那兒打棒球，他在〈棒球小子〉中便描寫：「居仁國中的操場，日治時代叫幸球場。這裡則是我們的大本營，本壘板右邊圍牆的一排榕樹，以前是我們的休息室和觀眾區。上面的樹幹釘了許多木板，讓人可以爬上去觀看。榕樹下常有賣枝仔冰和香腸的。它的左外野有一座防空洞，洞口已經封閉。有時我會躺在上面觀看球賽，或者放風箏。」此文收錄於《少年綠皮書》中。

臺中刑務所演武場（地圖編號：25）

刑務所演武場是臺中市現今僅存的日治時期武道館建築，1937 年設立之初，是為了提供臺中刑務所（今臺中監獄）的警察官、司務官練武之用。但在 2006 年意外遭受祝融之災，將木構架、屋瓦及地板構件燒毀，2010 年 11 月正式修復完成並開放民眾參觀。據劉克襄回憶，演武場是小學五年級時放學回家的路線，經過時，館場裡常傳來擊打摔跌的吆喝，鏗鏘有力地震到街道外，小時候走過時曾感到恐懼，後來有伴壯膽，才敢到附近玩耍，並曾好奇爬上後方百年的老青仔。

柳川（地圖編號：52）

1957 年，劉克襄出生於臺中南屯柳川旁邊的烏日九張犁，當時柳川的水很乾淨，是灌溉菜園、水稻田的主要水源；十至十二歲時，劉克襄在靠近第五市場的柳川抓大肚魚，拆下廢棄的紗窗當網子抓魚，因此柳川是滋養土地和陪伴他成長的重要河川。現今的柳川則適合沿岸騎乘單車，從臺中醫院開始往國美館方向至建國南路，沿途可觀賞河川生態還能賞鳥，沿岸樹蔭宜人，途中行經臺中文學館、林之助畫室等古蹟和歷史建築。

臺中一中（地圖編號：51）

1972 年，劉克襄考取臺中一中，曾被當時為省文藝作家的國文老師李昇儒、軍中作家楊念慈教過，學校裡有這樣作家存在，對喜愛文藝的他而言多少有些刺激，但尚未被啟蒙；求學期間，他讀到同學帶來的書《中國現代詩選》，才知道誰是余光中，還有現為研究荷蘭語專家的同班同學翁嘉音，常常在聽演講時寫詩，於是讓劉克襄對詩開始產生好奇，想要一探究竟。

烏溪溪口（地圖編號：121）

1980 年初，劉克襄抵達左營服役，隨軍艦漂泊於臺灣海峽與太平洋，9 月某日在大肚溪口與漫天水鴨相遇，讓他開始持望遠鏡觀察海鳥，因為沒有相機，因此持筆加以繪製記錄。退伍後第一次賞鳥，他從臺中騎腳踏車，騎了三、四個小時到大肚溪口去；據劉克襄回憶：「八、九歲時，曾外祖母過逝，眾人送她回龍井鄉老家。這一靠近海邊的茄投庄，是母親出生的地方。」因此在大肚溪口北岸觀鳥，對他而言有著濃郁的微妙鄉愁。

臺中醫院（地圖編號：31）

2004 年，劉克襄的父親中風倒下，在臺中醫院療養，有時也帶母親去看病，因此臺中醫院成為他頻繁出入之地。在父親住院期間，詩集《巡山》因此而生。其中〈大肚山〉一詩：「父親騎單車載我／翻過了紅土的望高寮／終於看到海了……懷念尾隨父親去撿柴的日子／乾枯的刺竹林搖曳著／白髮蒼蒼的我／眼前迷濛，才看到／那海這山都老了」。劉克襄以想像書寫在大肚山和父親一起看海，去大坑山區撿柴，儘管他沒有真正去撿過柴（而是父親），但仍以山作為共同回憶。

第五市場（地圖編號：32）

興起於日治時代，已有半個世紀歲月的第五市場位於臺中市樂群街、臺中文學館旁，因居於整個臺中舊市區的中心，所以劉克襄稱其和附近的第二市場為「舊城的心肺」。第五市場周遭低矮沒落之舊屋櫛比鱗次，仍維持著舊時氛圍，劉克襄表示，第五市場的人口，多半以文教圈為主。在法院、學校等單位服務者多；來此採買的人多半是家庭主婦和退休者為多。而樂群街的小吃如蚵仔粥、蚵仔麵線、飯團、肉圓、魷魚庚等等，更是沿街密集地排列。第五市場雖然不大，但麻雀雖小五臟俱全，有「第五百貨」之稱號。

（陳舜仁／攝影）

一九五八—

路寒袖

本名王志誠，1958 年生於苗栗苑裡，四歲即搬到大甲，臺中一中、東吳大學中文系畢業。曾任《中國時報》撰述委員、《台灣日報》副總編輯、高雄市文化局長等，現任臺中市政府文化局長。臺中是路寒袖心中最掛念的所在，年幼生活的印象、求學時的點滴，以及在東海花園受文人前輩楊逵提攜，皆成為他日後創作的靈感來源，同時更盡心推廣文學創作活動。著有詩集《春天个花蕊》、《我的父親是火車司機》、《那些塵埃落下的地方》等，散文集《憂鬱三千公尺》、《歌聲戀情》，繪本書《像母親一樣的河》，攝影詩文集《忘了，曾經去流浪》、《何時，愛戀到天涯》、《陪我，走過波麗路》、《走在，臺灣的路上》等。創作各類歌詞近八十首，另主編各類文集四十餘種。曾連獲兩屆金曲獎最佳作詞人獎、金鼎獎最佳作詞獎、賴和文學獎、年度詩獎、榮後臺灣詩人獎、臺中市大墩文學貢獻獎等。

乘著歌詩的翅膀跨界翱翔

——路寒袖與臺中的生命曲式

◎嚴忠政

1958 年，路寒袖（本名王志誠）出生於苗栗縣苑裡鎮，為山柑村望族「山柑王」的後代。因祖父壯年早逝，祖母在他四歲時便舉家遷居臺中市大甲區孔雀路 136 號，從此，黝黑的路寒袖便在母系村鎮開始了他落筆的起點。所謂「向前敲瘦骨，猶自帶銅聲」，那個細瘦的肉身（同時也是一段又一段文字的標點），不斷奔馳於蒼茫與文明之間，每走向前一段，就可聽到錚錚的銅聲——從 1975 年開始文學創作，1982 年創辦「漢廣詩社」，1991 年於中時人間副刊發表第一首臺語詩〈春雨〉，一直到日後的夕陽也逆轉了地球的力與飄墜，往日的清寒都化為敦厚的鄉愁了，他還繼續敲著瘦骨。

當我們和路寒袖交談起文學旅次，便可以發現，他那嶙峋的鐵馬瘦骨正在大甲溪畔。因為他真的在國中時有一臺自己的「鐵馬」，開學的第一天，典禮一結束，就飛馳到大甲溪去玩水。戲稱「沒有被坑坑洞洞溺斃」的路寒袖，後來更是輕騎一踩，鐵砧山、大安溪、水尾溪、大安港的故事都說給了油菜花去聽。後來，波斯菊來了，青春絮語也來了。

母親早逝，祖母帶大的路寒袖，從小便經常陪著祖母到鎮瀾宮（媽祖廟）拜拜，參加媽祖遶境活動，廟口的野臺布袋戲便搬演進他的人生，在他幼小的掌中拉扯出自己的掌紋。或許「宿命」反而讓稚氣的指節，可以頑強的握筆。同時這段成長歷程，也讓路寒袖對戲文與媽祖文化都有高度的興趣，裨益於日

大甲鎮瀾宮使路寒袖初次接觸媽祖文化，進而對臺灣民俗活動產生興趣。（路寒袖／攝影）

後參與推動媽祖文化的工作。可以說，除了信仰之外，「媽祖」其實就是一種填補成長歷程的母系光輝，像鑾駕所到之處，都是一種療癒。

高中讀臺中一中，租賃之處幾度搬遷，於是搬遷變成一種飛絮，而飛絮是最能體驗風向的。文學的敏感度以及青春絮語在此時形成了一種生命敘事，特別是他所住過的育才街 3 號，位於市長官邸旁的巷弄，鄰近圖書館、中興堂，聽演講和閱讀都讓路寒袖與自己的文學品味「獨處」，培養出邂逅現代文學之後的生命壯遊。

以臺中一中為中心，就連校門口斜對面的豐仁冰都成了青春特有的酸甜。而另外一條路線是三民路上專賣各級學校參考書、現代文學的書店。「那間是水牛，更遠彎到中正路的角間就是中央書局。」記憶這麼推高鐵捲門，隙縫之內，猶有興奮的書香。說是「興奮」正因為它與 1920 年代的「臺灣文化協會」是這麼緊密連結。

而路寒袖人生中第一次借書，則是位於臺中公園旁的省立臺中圖書館（現為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精武分館），他至今還清楚的記得：第一本借書是王尚義的《野鴿子的黃昏》。

在路寒袖的青春地景裡，還有高二那年與同學、學長創辦的「繆思社」。為了集體研讀現代文學，初試創作，賴和、楊逵、鍾理和、陳映真、黃春明、王文興、王禎和、七等生、白先勇都從書裡走進自己的青春巷弄。幸得書中芳鄰，更是日後東海花園的起點。

高三時的路寒袖已決心走入文學的花園，他不考大學，因為「寫作需要豐富的人生體驗，而學院教育只是不必要的奢華」，於是他開始了二年的遊俠生活。而二年的漂泊也不完全是蒼白的書頁，回頭來看，每一條騎縫線都有一個句點，（透過思考）它們在夜深人靜時會變成馬蹄，變成前程。尤其 1977 年得以與文

1976 年，路寒袖一中畢業照（左），以及求學時期與友人的合照（右），路寒袖位於右三。在路寒袖的青春地景裡，還有高二那年與同學、學長創辦的「繆思社」。為了集體研讀現代文學，初試創作，賴和、楊逵、鍾理和、陳映真、黃春明、王文興、王禎和、七等生、白先勇都從書裡走進自己的青春巷弄。（路寒袖／提供）

學大師楊逵在東海花園共同生活的日子，給了他全新的里程，那是他創作生命裡最具關鍵性的一個「鐵匠」，為他打造了鐵錚錚的黎明。整整四個月的日子，路寒袖和楊逵在東海花園裡談的不是如何創作，而是用最簡單的方式和大師共同生活，默默思考土地的意志如何在盤根錯節的環境裡維持明月皓空？怎麼樣的情操才有文學的沃土？就如同路寒袖在東海花園時所寫下的兩首詩，其中〈孤挺花〉以楊逵為書寫對象，將楊逵比喻為孤挺花，有著那「張大嘴巴，唱出血來」（宣揚理念，不計死生）的風骨；另外一首〈漂之現象〉則寫下那段流浪歲月的心境。他把這兩首詩都以毛筆謄寫在宣紙上，貼在住宿的工寮牆壁，一方面得以時時將楊逵作為典範，一方面反省自己過去那些年少輕狂的歲月。

1977 年 7 月，離開東海花園的路寒袖決心重考大學。他先是在神岡的夾板工廠裡努力爭取起碼的生活費，再靠著三個月的苦讀，於 1978 年考進東吳大學中文系。他主編校刊，認識了一群文學同好，共同創辦了「漢廣詩社」，並發行《漢廣詩刊》，備受當時文壇矚目。

1991 年起，路寒袖以民間文學的形式創作臺灣歌謠，除了以《戲夢人生》四首歌，寫布袋戲大師李天祿生命中的四個女人，建構了不同於前的臺語雅歌，而且四首歌詞更全部入圍當年的金曲獎最佳作詞人獎。之後更將這種主題性的構思，成功的發揮在潘麗麗《畫眉》專輯，成為臺灣歌謠史上第一張以主題意識（一個女人的生活史）來貫穿全輯的作品，並被譽為終戰後「人文歌詞書寫」的第一人。而這些以演唱者潘麗麗本身為故事背景的創作，其時空座標即是鄰近梨山的福壽山農場。農場所在的山巒變化、雲霧起伏，讓路寒袖寫下〈畫眉〉，寫下〈風雲飛過全臺灣的厝頂〉、〈思念二千公尺〉……，這一輯結合了山林文學與夫妻深情的組詩，自然有著福壽山農場的山水情境與深遠的愛情底蘊，同時也一改過去流行音樂的「撿歌（拼湊）」，讓「歌」與「詩」同樣可以為生命敘事，記錄最真實的個人生命史，見證不確定的雲霧間，有二千公尺以上

位於和平區的福壽山農場的美景，給予詩人無限靈感。（福壽山農場／提供）

的愛情在那裡堅定不移。

1995 年到 2005 年這十年間，路寒袖擔任《台灣日報》副總編輯兼藝文中心主任。其所策動的「臺灣日日詩」、「非臺北觀點」、「社造報導」，乃至挖掘在地插畫家，都是具有開創性的文化格局。而國家文化總會副秘書長時的路寒袖推動「玉山學」、興辦「飛揚臺灣」系列講座、主編《文化視窗》（文建會機關刊物），也都為整體文化活動注入了活水。

在塵埃落下的第一秒，過客或許依然是過客，而詩人路寒袖卻是為永恆倒數！轉瞬，「那地方」就成了永恆，成了帶有情感的「遺址」，深深寫入時間的縫隙。從異國影像詩集《忘了，曾經去流浪》、《何時，愛戀到天涯》、《陪我，走過波麗路》到《那些塵埃落下的地方》，路寒袖再次回到母土，從土地的故事、生命的記憶拓展地誌書寫，以文字跟攝影作為存記方式。地誌文學可

以說是在路寒袖手中蘊藉含蓄的帶出了人文與天地的合流。人情舟楫中有溪流的吟哦，來去之間有祖靈的應許，知感交融，讓地誌詩不是從甲地到乙地的「走過」，而是詩意的「棲居」。

詩人說：「落日是我／發射的唯一砲彈／讓它每天懸掛海面／為歷史的蒼茫打光」。為此，詩人也已經拿出相機，並以自己的文字為底片。我們看見「塵埃」在懸浮中，正努力儲存某種集體，而那個稱之為「土地」的，塵埃落下的地方，是如此敦厚。像敦厚的詩歌是溫柔蘊藉的，敦厚的處事則是可以法備圓融，詩人以「詩」條理人情細節，以詩攝政，其後擔任高雄市政府文化局長、臺中市政府文化局長，實與敦厚的生命曲式有著密切的協奏。

2013 年，參加長子王那臺中一中畢業典禮。（路寒袖／提供）

嚴忠政／1966 年生，逢甲大學文學博士。現為「第二天文創」執行長、逢甲大學兼任助理教授、《創世紀》執行主編。作品曾獲聯合報文學獎、時報文學獎等。著有《黑鍵拍岸》、《前往故事的途中》、《玫瑰的破綻》，編有《創世紀 60 年詩選》。

路寒袖與臺中母河大甲溪。（陳舜仁／攝影）

路寒袖的臺中文學地圖

大甲區孔雀路 136 號（地圖編號：126）

詩人童年時的居所，一直到高中之前，路寒袖都住在這小鎮的土埒厝內，玩彈珠、尪仔標、橡皮筋、釣青蛙、抓螃蟹，大地田野是他最自在的遊戲場，並讀些借來的古典文學，更喜歡武俠漫畫書。開始寫下一篇篇投稿校刊的作品，當時寫的雖然都是八股式的刻板文章，但可以說是一切書寫的起點。

鎮瀾宮（地圖編號：125）

由於母親早逝，祖母一手帶大的路寒袖，跟隨著祖母，每逢初一、十五都會來到這裡拜拜，在媽祖眼皮下鑽來鑽去，耳濡目染來自庶民的媽祖文化，布袋戲一檔接一檔，像《大俠一江山》、《六合三俠傳》等，金光強強滾、瑞氣千條，都讓他的童年目不暇給，此一奇幻想像力與草根文化之美，也成為日後從事文學創作的肥沃養料，讓本土文學觀堅若磐石。

臺中一中（地圖編號：51）

臺灣教育史上第一所專門培育臺灣青年的中學校，由文化協會、櫟社等團體為主的仕紳共同集資創立。對臺灣人而言，這裡是追求教育權、喚醒本土文化魂的歷史座標；對路寒袖而言，這裡則標記著他「文學生命」的起點。路寒袖讀一中時，正式接觸現代文學，組織了「繆思社」，並提筆開始創作，從此與文學結下不解之緣。校門斜對面，育才街 3 號的豐仁冰，是路寒袖客居在外，回臺中時必吃的特色冰品，路寒袖稱它是「文學的奶嘴」。

臺灣省立臺中圖書館（地圖編號：49）

即現在的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精武公館，地址在臺中市北區精武路 291 之 3 號，隔鄰則是中興堂。路寒袖讀臺中一中時，第一次到圖書館借書就是這裡，那是王尚義的《野鴿子的

黃昏》；由此開展，路寒袖大量的閱讀中西方現代文學作品，當時慣稱的「省圖」成了他練文學之功的寶庫。

東海花園（地圖編號：75）

在大肚山臺地上，一個土地貧瘠、滿布石礫層的東海花園，卻是當時文藝界、報紙雜誌記者常去拜訪的文學聖地。路寒袖高中畢業拒絕聯考，開始兩年的流浪生涯，因緣際會認識甚為景仰的前輩作家楊逵，而前往東海花園與其同住四個月，因而深受楊逵影響，使他陷溺在現代主義泥淖中的詩觀，得以撥雜撫冗，回歸土地與人民，關照社會。

福壽山農場（地圖編號：108）

位於合歡山與雪山群峰間的福壽山農場，海拔高二千一百公尺以上，群山環抱，雲霧變化，不變的是夫妻至情。路寒袖以這裡的山水為寫作情境，完成了潘麗麗《畫眉》專輯，將潘麗麗先生在山地種植水果，夫妻分隔二地而真情相守的主題融入福壽山、梨山的自然書寫，而此專輯也同時榮獲 1994 年第六屆金曲獎最佳方言歌曲作詞人獎、金鼎獎最佳作詞獎，創下至今無人能破的紀錄。

台灣日報（地圖編號：58）

原位於文心路三段 361 號的「台灣日報」，在路寒袖擔任藝文中心主任期間，「臺灣日日詩」首開副刊每日刊登新詩的繁花盛景，十年間刊了近四千首新作，對詩藝發展貢獻頗鉅。而「非臺北觀點」邀請全國各在地作家、文史工作者，以在地觀點報導，詮釋在地文化，解構了過去受到制約的視角與單一觀點，「話語權」得以從原來的邊陲釋放出多元意涵。

國家文化總會中部辦公室（地圖編號：38）

當時位於現今臺灣大道二段 103 號 10 樓，在路寒袖擔任國家文化總會副祕書長兼《新活水》雙月刊總編輯期間，創辦「玉山學」，提倡欲登玉山者，應先上過地質、地形、動物、植物、生態、族群、人文等課程，並以「學習謙卑」作為實踐玉山學的前提，而非懷著征服的心態登山。在此，他也興辦了「飛揚臺灣」系列講座，舉辦文史導覽培訓等，皆為大眾所樂道讚揚。其所主編的《文化視窗》更打破了機關刊物的刻板印象。